



但是,人是活不过书的,书陪伴我一生后,将往何处去呢?我不忍心想。本来,可以捐赠。但捐给谁?谁知道受捐者是否会善待它们?杨宪益先生在生命最后几年,求朋友们去拿书,称为“散书”。王元化先生同样赠书给年轻朋友,认为这是书得其所。我很赞同。将来,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。

但那么多书,要多少朋友才拿得完?人家是不是要,是否拿得动,是否有地方放呢?唉!杞人忧天。人都走了,赤条条来,赤条条去,多少豪情,刻骨铭心,都得放下;多少财,金山银山,也得舍弃,何况是书!它伴我几十年,化作清流融在我的血脉中,书,我已难分。至于书归何处,交给命运,留给后人,任它去吧!



有些图书馆都全。现在的译者当然不能与过去那些大家相比,因爱屋及乌,还是见一本买一本,几乎买遍了外国诗人的所有译本。遗憾的是现在书越出越多,书店却越来越少,更多的是去大型书展,每次买几十本,跑一家等于跑百家,挺方便,但淘书的乐趣没有了。

几十年下来,家里的书多得没法计算。毛估估,光我的书起码几万册。这些书,买来、淘来、抢来、交换来,得来本本皆辛苦。别人说书非借不看看,每本都看过,有的还看了又看,书上写满评语,夹着纸条,留看手泽,有的还洒下泪痕。这些书卖掉、送掉,真的,一本都不舍得。这已不仅是书,它们是有生命的,懂我的心,感受我的喜怒哀乐,明白我的所思所想,是与我一起成长的伙伴,是我天天进步的老师,是我血肉相连的亲人,是我珍贵的财富!

书归何处

叶良骏

每个家庭的很多东西是有限购买。比如家具,除非迁新居,多半要用一辈子,如女人爱首饰,男人爱名表,一般也是适可而止。还有喜欢收藏的,因客观所限,不可能搜罗个遍。想来想去,只有读书人买书,是穷尽一生,如家风良正,世世代代购买不尽也有可能。

当然,这种情况只限于一种人——即真正的读书人。不敢说自己有多大本事,但自认当个读书人还是够格的。看书的记忆开始是在6岁,我刚到上海。父亲白天上班,夜里赶文章,家里几乎没人说话。我天天拿父亲的书看着玩。难得父亲有空,他会教我认字,如哪天他讲书中的故事,真像过节一样了。刚读一年级,父亲就教我查字典。从此,我就囫囵吞枣、半生不熟地开始看书,后来娴熟地读书、用书,这习惯保持了几十年。

因为爱看书,买书、藏书就成了常态。虽然,经过几次散失,但买书总是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,这习惯至今不变。以前街上书店很多,但钱少,总要一再算计才买本书。那几年,买的大多是爱不释手的精品。大浩劫后,家里成了书的沙漠,心中的痛后来化作排队的动力。得知卖书消息,总一早就去新华书店排队,粥少僧多,队伍挤得前胸贴后背,人人像饿死鬼抢食物一样。每次挤得汗流浹背,拎得腰酸背痛,心里却是失而复得的甜蜜。那几年,是饥不择食,买的书多而多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由于工作需要,我买书侧重于社科、人文类的,一类是全国及海外的陶行知研究著作;一类是回忆、怀旧的散文随笔。前一种是研究所需,几乎把国内外出版的搜罗殆尽。后一种是名家作品,大家风范,韵味醇厚。另外,就是诗集。自中学时代就喜欢海外,特别是欧洲、俄罗斯诗人的作品,买的诗集极多,也较齐。如普希金的,有40多种,恐怕比



郑辛遥

宅男宅女——地球对面的事全知,自家对门的人不识。

次入住的莫斯科奥运村,在1980年见不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。

我在伽马楼总台,拿到723房间的房门钥匙。记得11年前入住宇宙宾馆时,我拿到的是铜钥匙,钥匙圈上还挂着一个又大又重的坠子,以防失窃,如今我拿到的是轻巧的卡片式电子钥匙。令我奇怪的是,总台小姐给我4张电子钥匙卡片——我和妻每人2张。为什么会每人2张呢?原来,一把是房门钥匙,另一把则是走廊过道的钥匙。那是因为从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发生以色列运动



员遭枪杀事件之后,奥运村加强了对运动员的保护。所以莫斯科奥运村连过道也安装了一道加锁的门,一直沿用至今。莫斯科奥运村的住宿条件还算不错。一进屋,就看到墙上挂着梵高的《向日葵》油画,铺着地毯。在卫生间里,我看到有一根粗大的U形空心金属管,一摸是烫的,那是专门供晾衣服的,挂上去很快就可以烘干。窗

是双层的,屋里非常安静。令我感到惊奇的是,莫斯科奥运村已经建成30多年,客房里的一切都还很新,墙壁一尘不染,只见他们经常维护、打扫。跟宇宙宾馆一样,奥运村的枕头同样又大又软。唯有那24英寸显像管电视机,显得过时、陈旧。桌上放着老式电风扇,没有冷风空调。俄罗斯宾馆一般不供应开水,奥运村考虑到生活习惯不同的外国运动员的需要,在过道专门的房间设有电热水炉,还设有熨烫衣服的设备。对于喜欢喝热茶的我来说,无疑是方便多了。

晚上10时,屋外的阳光还很强烈,我赶紧拉上厚厚的窗帘。由于路途劳累,所以一夜安眠。早上6时醒来,明亮的阳光已经从窗帘的缝隙中射了进来。拉开窗帘,远处被淡淡晨雾笼罩着。迎着朝阳,我在莫斯科奥运村散步。莫斯科早晚气温低,显得非常凉爽。

巧真巧,我两度去莫斯科,住处竟然都与莫斯科奥运会紧密相关。

2001年我在莫斯科住的宾馆,门口写着俄文“КОСМОС”和英文“COSMOS”,译成中文就是“宇宙”。宇宙宾馆在莫斯科具有很高的知名度,我给俄罗斯朋友打电话,一说住在“КОСМОС”,他们就知道在什么地方。

宇宙宾馆颇有气派,主楼是一幢浅褐色的弯月形“超级”大楼。用“超级”来形容这幢大楼,一点也不过分:大楼共24层(不包括地下两层)。除大堂、餐厅、商店、夜总会、保龄球场、桑拿浴室、室内游泳池之外,这幢大楼里的客房共1777间。这“1777”的数字,是由于俄罗斯人喜欢“7”,把“7”看成是吉祥的数字,诚如中国人喜欢“8”一样。

宇宙宾馆落成于1980年。当时,苏联申奥成功,在莫斯科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,与法国合资建造了宇宙宾馆,以供各国来宾居住。

没想到,今年夏日我重访莫斯科,住的是坐落在西郊的奥运村。奥运村很大。5幢火柴匣那样的白色高层大楼,围着中间的一个大型商场,像梅花花瓣那样

排列。5幢大楼,象征着奥运会的五环。我所住的那幢大楼,大门上方挂着5个红色俄文字母“ТАММА”,亦即伽马。莫斯科奥运村这5幢大楼,是按照希腊字母顺序命名的,即A——阿尔法,B——贝塔,Г——伽马,Δ——德尔塔,E——伊普西龙。伽马楼,也就是3号楼。用希腊字母命名这“五环楼”,是因为奥运会起源于希腊。从这一细节也可以看出,当初苏联当局在为莫斯科奥运会设计奥运村时是相当精心的。

当时的苏联,正值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,经济长期停滞不前,而又热衷于对外炫耀武力,处于外强中干的状态。好不容易在1974年10月莫斯科获准承办第22届夏季奥运会,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,这是对外展示苏联“实力”的难得机会,于是下令精心筹办。莫斯科大兴土木。宇宙宾馆和奥运村就是在这个时候兴建的,一个用来接待奥运会来宾,一个用来接待奥运会运动员。就在筹备工作一切就绪的时候,1979年圣诞节前夕苏联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,悍然出兵阿富汗,引起公愤。当时参赛国家之中,拒绝参加的占五分之二,其中包括美国和中国。正因为这样,我这

在莫斯科住奥运村

叶永烈

《搜索》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电影,通过一粒火星引爆的舆论风暴,速写了相关一群人的各自做派,直面当代人的道德困境,其客观呈现的白描手法,让不同的观众读出不同的意味。

大公司女秘书叶蓝秋惊悉自己已是淋巴瘤晚期,精神濒于崩溃。沉浸在极度痛苦中的她没注意到在公交车上要给老人让座,受到指责后,放纵自己撒了点小野。正巧此事被电视台实习记者杨佳琪一一摄入镜头,又被资深记者陈若兮拿来大肆炒作,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和极具杀伤力的网络人肉搜索让叶蓝秋无所遁形。她的道歉却不予播出,加上“小三”等子虚乌有的脏水,甚至在保姆介绍所遭遇大群人围观,更使她雪上加霜,求生的挣扎终于不敌顶压的精神暴力,年轻美丽的生命竟如一片黄叶从40米的高处轻轻飘落。

保护零散烈士纪念馆,目前全国民政部已接管六十万座散葬烈士墓,十二万座零散烈士纪念馆设施的基本情况,在投入资金抢救保护的同时,将全部建立电子档案,研制开发信息系统,实现数据的即时更新和动态管理。

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,少数地方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与敬重,有的地方烈士陵园破旧不堪,有的出租烈士墓地赚银子,烈士陵园内摆起麻将摊,变成娱乐场,亵渎烈士英灵。

我们常说五星红旗是无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,用感恩的心修缮好烈士墓是我们对先烈最好的回报。没有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献身,就没有新中国,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。当烈士们牺牲于枪林弹雨或敌人的血腥屠杀,他们唯有坚定的革命信念,从未想到过后人的感恩。但是,置身于今天幸福生活之中的我们,必须懂得感恩先烈,为九泉之下的烈士守护好家园,让他们的英灵得到安放,让英雄精神浩气长存,就是我们告慰报答烈士的最好方式。

修繕管理好烈士墓更是对历史及后人负责。烈士陵园见证着历史,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可歌可泣的生动教材,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,一个国家不能不崇拜英雄,烈士陵园就是缅怀、学习和继承英雄的最好去处,尤其对青少年塑造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起着非常有益的宣传、教育与引导作用。让先烈英名及精神永世传承下去,我们责无旁贷。

各色人等通过这一事件都上演了自己的角色。这是一个人人有“发言权”的网络时代,湊热闹地搜索辱骂围观者在某种“道德优越感”中获得快感,却没意识到这种有失厚道的“正义”讨伐竟做了“舆论杀人”的帮凶。另外,这一事件也改写了一些相关人物的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应该说,影片探讨的,除了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,更是人本身这个命题。

一个没有赢家的事件

张健桐

首先是始作俑者陈若兮,作为一个来到大都市讨生活的记者,她也背负买房等生活压力,因为上位欲望强烈,她轻易夺走了杨佳琪现场拍摄视频的署名权,为了制造轰动效应,她疯狂挖掘这一事件背后的新闻价值,却不让叶蓝秋的道歉视频播出,这已经是昧着良心做新闻了。她虽然因此如愿极一时,但毕竟走得太远了,最终还是遭到斯拓大老板的反击,丢了

工作,甚至丢了爱情。叶蓝秋的上司沈流舒算得上是呼风唤雨的大老板了,但也受到波及,一方面被怀疑与女秘书有染,另一方面因为有这样的员工导致公司形象受损,差点影响到他看重的与外国公司的合作。虽然他翻云覆雨进行了挽回与报复,但在家庭中一直强势霸道的他反被一太“休了”。

还有一个公司二秘唐小华,此人在现代勾心斗角的职场中也颇具典型意义。她在网上匿名爆料叶蓝秋的信息,还假装不经意地把事件露给公司的合作方,不露痕迹地踩着别人自己上了位。帮老板搞起陈若兮来也是眼都不眨一下。有人可能认为她算是赢了一把,但是此人虽胜犹耻。影片对这群人捞世界或掌控世界的欲望的刻画是准确的,并且揭示了欲



灯花

七月十一日《人民日报》报道,今年中央财政将安排十九亿元,支持二十五个省完成三十万座散葬烈士墓的迁建,以及二〇〇〇座零散烈士纪念馆设施的修缮工作。

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抢救保护零散烈士纪念馆,目前全国民政部已接管六十万座散葬烈士墓,十二万座零散烈士纪念馆设施的基本情况,在投入资金抢救保护的同时,将全部建立电子档案,研制开发信息系统,实现数据的即时更新和动态管理。

尹卫国

修繕管理好烈士墓更是对历史及后人负责。烈士陵园见证着历史,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可歌可泣的生动教材,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,一个国家不能不崇拜英雄,烈士陵园就是缅怀、学习和继承英雄的最好去处,尤其对青少年塑造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起着非常有益的宣传、教育与引导作用。让先烈英名及精神永世传承下去,我们责无旁贷。



七夕会 影音方圆

《搜索》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电影,通过一粒火星引爆的舆论风暴,速写了相关一群人的各自做派,直面当代人的道德困境,其客观呈现的白描手法,让不同的观众读出不同的意味。



许传福
旧巢归燕恋堂前
(电视剧)
昨日谜面:录取名单公示
(四字生活用语)
谜底:收入可观